



【有所思】

雨后的喧嚣与安静

□刘君

我发现，雨后的千佛山不是最好看的，但一定是最好闻的。

雨水是一道特别的滤镜，增加了色彩的饱和度，使整个山上的植物锐化了一般，清晰，质感突出，但那不过是各样绿色的平涂。深绿、浅绿，细瞧也只是这里加了一点淡黄，那里加了一点熟褐或者一点点灰，脱不了绿色一系。倒是雨水积留下的零星小水洼里，一角天空的倒影，水晶般的蓝，配上一抹纯白的云，突然几分惊艳。

气味是一下子抓住我的，像跌进了一团混沌，混合的气味，浓郁、深沉，一整个包裹住你，占据你的每一寸皮肤、每一根神经、每一个毛孔。不知道是下过雨之后植物散发的气味，还是雨下到泥土之后散发的气味，其他地方闻不到，只有雨后的山上，深呼吸几口，吐纳之间，身体焕然一新，眼前的山也是崭新的。

慢慢分辨出，雨后的松树，气味带着一种浓烈的松脂味，还有一点点苦涩的味道。平日的清晨或傍晚，当阳光透过松树的针叶洒下时，它会散发出一种温暖的气息，而此刻有一种清冷的味道，却也让入心安。如果做成香水，松木调，应该是知书达理、书香世家、门当户对的爱情的味道，能够长相厮守、书香环绕的味道。

竹林深处，弥漫着竹叶的味道……嗯，我就喜欢这么清淡的味道，平静而又清新，踏实而又自由，使人不由自主地沉浸，还有流苏叶子的味道、酸枣枝子的味道、艾叶的味道、丁香树的味道都喜欢，数不胜数啊。

大自然待我们不薄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各有关照。从味道里，我又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这座山。那些躲在槐树深处的蝉，长一阵短一阵地应和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！几只鸟儿，乖巧地从头顶掠过。

这山上，有我喜欢的一棵树，每次上山都会去看它。

大概是五年前吧，偶然走进一条小路，对它一见钟情，就决定了，它就是这座山上我最喜欢的树了。因为横在路的中间，习惯低头的我差点撞上去，下意识地想说：Hi。不知道它几岁了，有一个心形的树冠，枝叶繁多，有一点点霸道，更像是提醒，耳边响起了席慕容的那首诗：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……当你走近，请你细听/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。”

是不是每一棵树的站立其实都是为了被某个人经过？我喜欢在它的树冠下站一会儿，阳光透过

树叶，停在我的脸上、睫毛上。我喜欢它的安静，如同海绵，会无条件接受我所有的情绪，不做评判。

来来回回看了五年，它的叶子卵圆形，还是绿色的时候，阴天比晴天好看。秋天最好看，红黄色更饱和，阳光下，整棵树挂满了金币一样，闪闪烁烁。日落前半小时，黄昏的阳光给万物加了一层温暖又迷幻的色彩，那些树叶更是幻化成小孩子的红脸蛋，十分可爱。我也看过它掉光树叶时枝干的形状，有一点吃惊，像一个突然一无所有的人，也像一个无欲无求的人，摇落了一身的纷繁杂念。

我待它一直都像一个朋友。在我眼中，它独立，与世无争，有着比我们更长久的生命。山上的树一年一年地生死轮回，但我很少看到一棵树真正地死去。只记得在南方的大山里，曾有一截巨大的树桩倒在我的面前，它身上遍布青绿色的苔藓，让我觉得它依然在呼吸。也看到被砍伐后的树桩，那上面的年轮，一圈一圈清楚地记忆着所有的历史、所有的争斗、所有的苦痛、所有的疾病、所有的幸福与繁荣，刻骨铭心。

我摘下黄栌的叶子，它的根部有一种异常提神的香气，我觉得有一点像清凉油的味道。叶子揉碎后是橙花油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像祖马龙橙花……我太喜欢闻侧柏叶子揉碎后的味道了，前调青涩酸甜，中调明亮柔和，尾调又清新自然，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。

看到它旁边那几棵构树的叶子，我总是想笑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奇葩了，像一群外星人。把过季的毛桃从树枝上面摘下来的时候，会有一阵淡淡的味道散发出来，拿起树枝闻一下，这种味道会一直围绕在鼻腔里面，说不上有多好闻，就像刚修剪完的草的味道，只是桃枝的味道要比它更加浓郁。

和我们一样，这些树也都只来这世上一次。米兰·昆德拉说：“生活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，是一次永远无法正式上演的彩排。”

面对抉择时，我们没有判断的依据，既不能与以前的生活相比，也无法使其完美后再来度过。可即便是草图和彩排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树也一样。它们的形态和叶片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，它们树梢上叶子的最微小的动静，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，都是一次性的。

世界在它们的树梢上喧嚣，它们的根深扎在无尽的黑暗中，日复一日，它们是在以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。

有风袭来，它们发出窸窣窸窣

的低吟。听得多了，会发现每棵树的“声音”都不一样，有的低沉，有的天真，有的像老年人的絮絮叨叨，有的又像年轻女孩子的窃窃私语。如果静静地，久久地倾听，它们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温顺，有人爱它们抗拒地心引力永远向上生长，有人则爱它们重重叠叠深藏的秘密，有人羡慕它们，“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荫凉，一半沐浴阳光，非常沉默、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、从不寻找。”还有人醉心于摩挲、拓印树木的年轮，用指尖和纸墨留下它们生命的痕迹。

但我的黄栌似乎并不在乎我怎么看它。当我开心的时候，它一脸平静，一棵树会对你说什么呢？它自顾自地起伏、开放、生长、凋零、交错。

当我难过的时候、生病的时候，它也只是会说：瞧我，每一次落叶都是必经的疼痛，生活不容易，树也是艰苦的，每一条根须向地底的深处拼命探索，仿佛我们在命运里拼命地挣扎。

草木果然无情，我一直奇怪它的身子越来越倾斜，并不像其他树那样尽量端直挺拔，像是一个奔跑的姿势，它想要离开吗？

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一棵树，平原、丘陵、高原，湖边、河边、海边，究竟在哪里更好呢？与现在的轨迹，应该是会相反吧？选择沙漠，空旷，自由，却失去绿草如茵的陪伴；选择平原，平静，坦荡，也失去高山峻岭的开阔；就是选择海边，拥有了一望无际的视野，却也要忍受海风咸涩之苦。

人就是这样，渴望经历大风大浪，浪迹天涯海角，也渴望在阳光明媚下，一片树荫，一张藤椅，静看花开叶落。

在岁月的深处，每个人都是一棵行走的树，我们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又忍受不了漫游的诱惑，沉溺于远方和诗。在大地上迁徙，永远无法回到过去，我们只好用脚步画出一个符号或者书写一个字——爸爸从南方的小桥流水到了西北大漠，妈妈从东边的大海赶去和他相聚，我从沙漠的边缘到了长安城下，再到千佛山下，天天走得最远，到了大洋的另一边。我们的枝叶看到的风景都不同，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。

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啊？山在，黄栌在，我顺着它的树干望向天空，树枝做陪衬，树叶做和声，我的身体正散发着和它一样的气味，我真的成了一棵树。

□高绪丽

父母亲来城里了。我打算第二天带他们去海边，父亲说：“下回吧。”原来，第二天是乡下老家的赶集日，父母亲要赶回老家，去他们熟悉的集市上买秋白菜的种子。时节已是立秋。立秋种菜，小雪窖菜，节气该有的仪式感，在父母亲那里一样都不能少。

住在钢筋水泥搭建的城市里，时间一长，就连心都一时半会焐不热了。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亲，住不惯人多的城市，他们到了城里，如同鱼在岸边搁了浅，就盼着能早些回到乡下老家，把鼻腔里塞满青草与泥土混杂的土腥气，然后大口吸气、大口呼气，好像只有这样，胸腔里才不会冷，才会变得柔软丰盈起来。

老家菜园里的蔬菜和院子里的母鸡，是这个夏天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题。母亲说：“菜园里的茄子、黄瓜和西红柿拧着劲儿长，隔一天不摘就吃不及了。”我们没有时间回老家，母亲便与父亲坐着公交车，晃悠悠，折腾一个上午，来给我和妹妹送他们自己种的菜。在我家的群里，父亲偶尔会发几张小菜园的照片。你瞧，一场雨水过后，翠绿的黄瓜笑吟吟地挂在架子上，娇艳的拉瓜花躲在大阔叶子后面偷笑，菜园里一派生机勃勃。我留母亲在城里住几晚，她说：“院子里的母鸡，得有人喂。”我知道，她是不想在城里多呆。

爱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向你慢慢蔓延开来。儿时，冬天的白菜和夏天的茄子像在餐桌上、嘴边、胃里生了根，顿顿吃、天天吃，换着花样吃，直到看着它们就反胃，哪里有心情去回忆它们的滋味？长大后，我鼓起勇气，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力量，独自离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来到城市后才发现，一年四季的蔬菜，一股脑儿全摆在超市的货架上，我再也不用为顿顿吃那菜园子里的白菜和茄子发愁了。我以为，我会爱上别的什么，可是十几个春秋走过来，却发现，当年那些在嘴边和胃里生根的时令菜开始有了味道，有了可以沉淀下来的甘

甜，于是，一下子读懂了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写的：《礼记》曰“甘受和，白受采”，鲜即甘之所从出也。此种供奉，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得以有之，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不得与焉。

如今，我又开始把那茄子、黄瓜拿来顿顿吃，有时炒，有时拌，有时作馅，更多的时候，是模仿母亲当年，将油加热，把切好的茄子丝直接倒进锅里翻炒，再倒酱油调味。我把对母亲的爱，连同那片土地给予的恩赐，都一起揉进了我的身体里，在鲜红的血液里汨汨流淌。

“蛩音唧唧最关情，无限秋光映画屏。”儿时的秋夜，月光透过窗户，投到屋子里，洒到炕上的花布单和墙角叠放的被子上。那些平日里不起眼的摆设，仿佛被施了魔法，一下子覆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。屋子里没有被月光笼着的家具，像被罩上了戏台的黑幕布，只等着锣鼓一响，主角上场，故事就算真正开始。此时，躲在灶间角落里的蟋蟀，非常卖力地“唧唧吱吱”叫个不停。“篱豆花开秋月出，月明疏篱闻蟋蟀。”睡不着的夜里，“蛩唱如波咽”。我常常幻想，月亮上面的仙子两袖翩翩，衣袂飘飘，落到我家的窗前，与我相望。

这个季节，城市里的夜晚与平常并没有太大不同。夜深了，大人和玩闹的孩童们回家去了，楼下花坛里的虫鸣声越过几层楼高，传到失眠者的耳朵里，成为叩击心灵的梵音，余音缭绕。

“唧唧吱吱”，蟋蟀候秋吟。今夜，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听窗外数不清的“唧唧吱吱”汇成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我侧耳聆听，试图寻找当年留在我家灶间唱歌的那只蟋蟀。是声尖如针的那只吗？不，它的叫声不会像现在这样，扎得我心如刀割！是声如沙的那只吗？不是，它的歌声那么优雅，不会像现在，听后如此想流泪。是嗓音低沉的那只吗？也不是。当年陪我度过无数秋夜的它，一定在《诗经》里唱过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”。毕竟，不过去去感伤，敞开心怀，寻找生活的乐趣，才是我当下的追求。

【浮世绘】

蛩音唧唧最关情